

◆金国泉专栏·雷池著录

◆心书书影

◆信笔扬尘

## 张打铁，李打铁

“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姐姐留我歌（住宿），我不歌，我要回家打夜铁……”一首民歌，一首在我家乡望江县流传甚广的民歌居然不是以情爱见长，而是以打铁为主要内容，这在全国的民歌中一定不是很多。我不知道它形成于哪个年代，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开始家喻户晓，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家乡铁业一定发达过，进一步讲，它或许是一个“铁”乡，村村寨寨曾经炉火熊熊，古铜色的脊背铿铿锵锵。

证明这一点的还有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望江的许多地名也可以在望江曾是“铁”乡，曾是一个冶炼业十分繁荣的所在。清乾隆三十三年《望江县志》载：“皖出铁，有铁官。今怀西望北有古冶迹，武昌口有炼成墩，漳湖之表有炼成岷，椅子、磨叉间有坑矿，县名新冶，取此之由也。”虽然这些古迹难以考证，或毁或朽，或黍离麦秀，不过许多与铁有关的这些地名地理似草蛇灰线，仍初衷不改地直指“铁”乡，比如望江长岭有一岭名“铁匠岭”，想必那里一度是铁匠云集打铁的地方。比如鸭滩有一个地方叫古炉，那里一定有一座炼铁的大炉。比如地处武昌湖象鼻嘴东北侧的冶塘湖，据传为汉代冶炼旧址，那里现今仍留有铁渣、铁矿石和绳纹砖块等遗物。比如一眼望不穿的黄土黄冈，黄滩黄泥，似乎含铁量很丰富，那些兵器乃至铁器应该是从这些土里锻造出来走向战场的。

历史上，望江曾为新冶县。而此前并不是一个县治，而是一处军事要塞，谓之大雷戍。有资料显示，大雷戍属东晋隆安至元兴年间所置，义熙元年始称新冶县，隶属豫州晋熙郡。

“冶”当然有冶炼之意，也与炼“铁”乡绑定。不仅如此，望江境内曾有一个侨置县，名赤城，应该也与冶铁有关。学人阮晓樵先生撰文认为，赤城县，系东晋末晋熙郡管辖的一个侨置县——南楼烦县。楼烦，本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游牧民族，散居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周围。后来他们定居于并州雁门郡，成立了楼烦县（今属山西省武宁县）。东晋末，楼烦部族因战乱大批南徙，一部分侨居在当时侨置的汝阴郡（今合肥地区），并沿用其籍贯名称组织地方流亡政府，侨置为楼烦县；一部分继续南迁，定居于晋熙郡新冶县（今望江县）的香茗山脚下，侨置为南楼烦县。楼烦前加一南字，是为了有别于汝阴郡的楼烦县。

先有铁业，后有铁官。汉以前，望江就存在了铁业，有铁官应该始于汉代。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便已在全国设立了四十八个铁官，我望邑赫然其上，为四十八个铁官之一。估计望江成为军事要塞也是始于汉代。

既然为军事要塞，必然被兵家看住，是兵家心中一个难解的结，于是就有了战争，大雷戍的确就是一处兵家用武之地，发生在这里的或与此有关的战争战斗似不在少数。赤壁就在其一依带水的上游，赤壁之战一场世界级的战斗，想必赤地千里，雷池人在其中一定饱受了血流漂杵之苦，西晋灭吴同样如此，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写得清楚明白：“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从益州出发直逼建康的王濬大军能不过雷池吗？奠定刘宋江山并开启南北朝时代的雷池之战，刘裕卢循直接在此大开杀戒，此后，朱元璋与陈友谅的鄱阳湖之战也一定为我们雷池楔入了满目疮痍之痛，我们的先人也许曾经“十年不食长江鱼”。

我一直以为，历代军士们在此一定是一面屯兵，一面制造武器，既是前方，也是后方。据说，楼烦人到新冶县后，多以冶炼业为生。久而久之，他们聚居之地，被“炼”成了一个冶炼城，人们因此直呼“赤城”。我想，我们雷池人一定为历朝历代的帝业提供了不计其数的兵器，立下了不胜其数的战功。

依稀记得上中学时，乡（那时称公社）直单位有铁匠店，与木器店在同一所大院，那时我们学生没有午睡地方，每到铁匠店看铁匠师傅打铁，那一锤一锤火花四溅，那一张张弛弓腰屈膝，让我们这些小毛孩目不转睛。我到现在还听得到铁匠师傅的汗流到那红彤彤的铁上发出来的“吱吱”响声。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铁匠店不仅存在于我们乡，全县所有乡都有铁匠店。这在全国应该是一个特例，据说隔壁几个县均没有这种情况。

记忆最深的莫过于每年夏秋两季，铁匠师傅担着铁匠担挨村挨户打造农具，如犁、耙，如收割用的镰刀，砍柴用的斧头等等，这些铁匠担子相当于现今的流动商贩，到一村子一般要打铁一两天，然后才挑着担子往下一个村子。我有一个退休朋友，上大学以前，便是一名铁匠，挑担打铁为生。他家住武昌湖畔，他告诉我，他们屋场打铁的人最多，有五担担子长年在外，他屋场的男人基本上都会打铁，他说周边的屋场也差不多，家庭主妇都会打铁。他还偷偷告诉我，打铁之人正月开张，第一个打出来的一定是棺材钉，师傅就是这么要求的，他一直不解其中之意，他师傅也没告诉过他其中玄机。

但一切都是我们望江作为“铁”乡的一个例证，都是我们先人经过智慧熔炉冶炼出来的结晶，是历史留给我们后人的瑰宝，一切的精华，一切的造化，都是我们先人一脚一脚踏出来的，一锤一锤锻造出来的。我们当心存敬畏。



金国泉，男，安徽望江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散见于《诗刊》《星星》《文艺报》《散文》《散文海外版》《山东文学》《散文百家》《扬子江诗刊》等。著有诗集《记忆：撒落的麦粒》《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金国泉诗选》及散文集《大地苍茫》等。

## 热爱美食的人是有福的

——读蓝虹的散文集《山有木兮木有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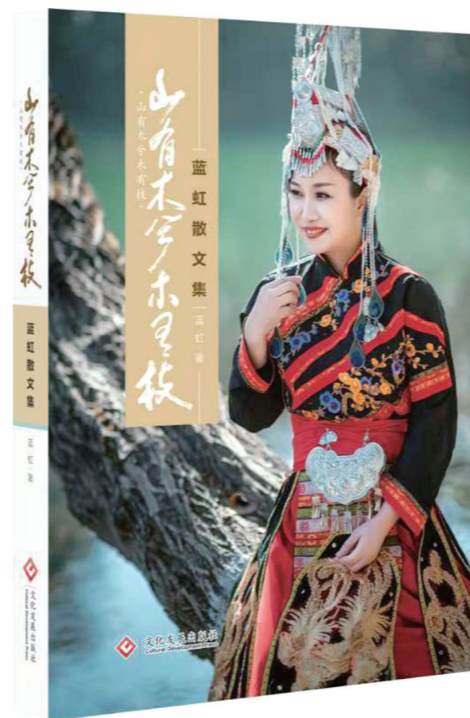
徐迅

与蓝虹相识在一年前的“大地文心”文学笔会上。那次，我不仅读到她生态科普著作《含泪远去的海岛：碳中和的故事》，还在她口中听到了碳中和、装配式建筑、被动式技术等新鲜的生态名词……作为一位绿色金融专家，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没有想到，她同时还出版了厚厚的散文集《山有木兮木有枝》和长篇小说《我要迎着山风歌唱》。她在不断呈现才华的同时，也不断地让我们分享她成功的喜悦。

读她的散文集《山有木兮木有枝》，我觉得是一部充满了炽热的爱情之书。这爱，不仅是一种情爱，还有弥漫在她生命里那一个特殊而深沉的故乡情与民族之爱。虞姬、杨玉环、纳兰容若，陆游与唐婉的古典爱情，姚家阿婆那样的旧式爱情，子矜、戴维斯、楚楚、肖雨这种当代甚至跨国爱情……其中都有一种爱而不得，或爱而不能得的情愫。无论“青青子矜”，还是“山有木兮木有枝”，抑或“我是人间惆怅客”“人生若只如初见”，这些爱缠绵悱恻或者凄婉婉转，都在她的笔下浸透着古典的诗意，直抵人性的深情与高度，让人在感叹唏嘘的同时，不自觉地思索着生命的意义。

在这部散文集里，她倾注最多的是故乡民族情与同胞之爱。写浓郁的畲族风情，她自然无法离开她勤劳善良的乡亲，翠绿的竹子、芭蕉树、春天蓬勃的蘑菇以及畲族的米酒，瓦罐热汤、炖油豆腐……等等，都深深融进她生命的血脉，转换成了一种刻骨铭心的爱。她把这种爱或爱的记忆寄寓在家乡的美食里，从而乡心百结，而又妙语连珠，妙趣横生。比如，吃白粥，她说“配白粥，那么鲜嫩的糖醋辣萝卜是太水灵了，有点压不住。所以，配白粥一般是用高山辣椒萝卜干”（《白粥和小菜：故乡山水充盈心间》）。比如，做米粉烫皮，她说“米粉烫皮做好了，直接放进鸡汤里，鸡汤的鲜美加上米粉烫皮的白润鲜滑。在雨天吃着这样的鸡汤米粉烫皮，岁月静好的湿润，就在土屋弥漫……”（《雨天故乡的糍粑、烫皮和竹筒饭》）。她还“看一个翠绿的饺子在纯净的清水中漂浮，温婉缠绵，吃一只，满是春的感觉。”（《江南故乡的暖春》）。而油条炖鸡汤，她说：“主角是油条，为了配合它，一般要炖十几只鸡，香浓的鸡汤，扔进酥软的油条，再加上青翠嫩嫩的菜心，撒上绿的葱花嫩的姜丝，一大碗油条炖鸡汤……”（《侬寨的货币》）

她说被人称作一个“吃货”不雅，愿意称自己为“美食家”。这种美食养成正是畲族饮食文化赋予她的。在她眼里，畲族美食是她无法回避的最爱。由此及彼，她对美食也有着深深研究和独到的心得。她说，美食讲究



《山有木兮木有枝》  
蓝虹 著  
文化发展出版社

食材的独特与纯净。但“最好的美食，从来都不是奢华而张扬的，享受一场美食，就好像与心爱的人赴一场约会”。生长在南方，大米一直是她舌尖上的最爱，以米饭配苦瓜，以米饭佐腊肉排骨……她对大米文化有着特别的爱好。在她心里：“好的米饭一定是一粒粒晶莹剔透的，闪着油色。”“煮好一碗米饭，美食就成功了一大半。”她甚至说“在南方的饮食文化中，米饭是绝对的主角，大家闺秀，南方饮食中的正房太太，皇后娘娘。再好的菜，在米饭面前，都是宠妃的角色。”（《畲族的辣椒和竹筒蒸饭》）。由此在外工作，她还会在老家拿上一个小型的竹制蒸笼，蒸自己喜欢吃的米饭。对于生长在稻米地区，一直以米饭为主食的我自叹弗如。

因为工作与生活的关系，她也算走遍千山万水，吃遍了天下美食。因此她能从北京与贵州的烤鸭中分辨出南北鸭的区别，感受陕西牛肉馅饼的“艳丽火热”、新疆羊肉“鲜”的魅力，以及凝聚“水土精华”的贵州高山蔬菜和鲜润的酸汤鱼。她说，美国美食的精华是黄油，而黄油的最佳搭档是牛排和鲑鱼，她品尝过法兰克福的苹果酒……以及一些黑暗料理。说到黑暗料理，她认为乌米饭是一种，臭豆腐是一种，荷叶烤青蛙也是一种……乌米饭之所以被称为“黑暗料理”是因为它从头到尾的黑，是视觉上的；臭豆腐被称为“黑暗料理”是味觉上的。那么，荷叶烤青蛙根本就是黑暗得让人惊悚的一种黑暗料理。依此说，她笔下的“泥鳅钻豆腐”，即把鲜活的泥鳅与豆腐一起，慢慢炖煮，直炖到泥鳅因为水温太热而钻进了豆腐，说这是一道美味佳肴，不也是也是一种黑暗料理？

食色性也。美食不仅味美，还是人世一种有情感的调味品。其中有浓得化不开的乡愁，有着我们难以割舍的生命的关怀。风花雪月，爱短情长，固然是作家笔下永恒的主题，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博大精深中华美食却也让作家们有着永不消退的味蕾。著名作家、美食家的汪祺先生曾说：“热爱美食的人生是有遗憾的。”蓝虹知爱而情真，知味而善烹。四方食事，五味杂陈，尽管吃得自由，写得欢畅，但到底，她都是用来表达她热烈的爱情，表达她真诚的人生态度的。

热爱美食的人是有福的。

（作者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



初冬的小村

李昊天 摄

◆人间小景

## 那碗羊杂汤

郭景儒

故乡是东北边陲的一个小县城，每逢冬季，寒风凛冽，白雪皑皑，让人感觉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寒冷。然而，那街头巷尾的羊杂馆里，却有一种独特的味道，随着寒风弥漫开来，那便是让人魂牵梦绕的羊杂汤。

羊杂汤，对于土生土长的东北人来说，是一种再熟悉不过的美食。它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冬季饮食文化的传承。它始终散发着独特的味道，岁月流韵，经久不衰。

东北的羊杂汤，有着独特的地域魅力。那是用火经过很长时间熬制出的味道，每一滴汤都承载着岁月的印记。记得小时候，每当冬季来临，父亲便带我走进那热气腾腾的羊杂馆。那诱人的鲜香扑面而来，瞬间勾起了我的食欲。店内的饭桌上座无虚席，人们捧着那一碗碗滚烫的羊杂汤，喝着东北的老白干，脸上洋溢着满足与幸福的笑容。

父亲小心翼翼地端来两碗羊杂汤，汤面上漂着点点葱花，嫩绿的葱花、香菜点缀其间，宛如一幅精美的画作。我迫不及待地拿起勺子轻轻舀了一勺，吹了吹，送入口中。那一瞬间，羊杂汤的味道仿佛是一首欢快的交

响曲，在舌尖上跳跃着，奏响了美味的乐章。羊杂汤的鲜嫩，汤汁的醇厚，在舌尖上交织出美妙的旋律，带着温暖，带着父亲的关爱，流淌进我的心田。

羊杂汤的制作虽不复杂，却也需要很多程序。首先要准备好各种羊杂：包括羊肚、羊肝、羊肺、羊肠、羊头、羊蹄等。这些食材经过清水洗净后，放入锅中，加入清水、姜片、葱段、料酒等调料，大火烧开后，再转小火慢慢地炖。经过数小时的熬煮，羊杂变得香糯可口，汤汁也变得浓郁醇厚。

羊杂汤是东北的一道美食，羊杂汤经过多年的发展，秉承了传统工艺的精髓，在其基础上加入了现代工艺，使传统工艺与现代工艺完美结合。不断创新，使羊汤呈乳白状，鲜洁清香，口感鲜而不膻，香而不腻。羊杂汤既是美食，而且还有药膳的功能。羊杂汤甘温，有温阳散寒、补气益血、健脾和胃、助消化、增强人体抗病能力等功效。

故乡的羊杂汤，宛如一面映照历史的镜子，映照出故乡的山水和淳朴人们的笑脸。喝上一口，仿佛能感受到山间的瑟瑟寒风，听

到林间的声声鸟鸣，那种感觉，只有在故乡才能找到。

羊杂汤的美味，不仅仅在于它的口感，更在于它的寓意。在故乡，羊杂汤象征着团圆和温暖。每当家庭聚会，或是节日来临，一碗羊杂汤总会出现在餐桌上。它是家的象征，让人在异乡的漂泊中，找到一份归属感。

我记得有一次，离家多年，回到故乡探亲。那天，天空飘着鹅毛大雪，冷风刺骨。一进门，就看到母亲在厨房忙碌着，锅中冒着热气，那熟悉的羊杂汤味道扑面而来。我迫不及待地拿起碗，大口地喝着，那种滋味，仿佛穿越了时光，回到了童年。

羊杂汤的美，不仅在于它的味道，更在于它的故事。每一家都有自己制作羊杂汤的秘籍，每一碗羊杂汤都承载着家族的历史和传承。我的奶奶，就是一个善于烹饪羊杂汤的高手。她熬制的羊杂汤，味道独特，深受邻里喜爱。

岁月如梭，时光荏苒，转眼间，我已离开故乡多年。那一次我回家探亲，和同学一起去喝羊杂汤。同学告诉我，故乡的羊杂汤制作工艺已被评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当夜深人静时，我都会想起故乡那碗羊杂汤。它的味道早已深深烙印在我的味蕾上，成为我心中永恒的珍藏。

在异乡的小吃摊上，我多次品尝过许多地方的羊杂汤，可始终寻不到故乡的味道。也许是故乡的羊杂汤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它是家的味道，是对故乡桑梓之情的眷恋。

“那这只鸬鹚呢？”

“谁知道呢？也许是它记得路，自己回来了。”

“那树爷呢？”

“有几个人能活到一百岁？应该是去世了，要不鸬鹚……”

“他有儿女吗？”

“一辈子没结婚呢。听德馨爷说，有个姑娘从姑苏来，怀里抱着两只鸬鹚。后来不知道怎么的，鸬鹚到他手里了，她呢，不知道去了哪里，但是她的表却落在他那里了。他就做了渡公了。”

“是真的？”

“谁知道呢？德馨爷都分不清儿子和孙子了。他的话，只能当故事听了。”

由湾村到龙王嘴最好走的是水路，树老人一直守着这条路。早上过渡是他撑的篙，晚上回来必定还是他划的桨。正月打工出门是他接的行李，腊月回家必定还是他递的行李。小囡因满月回家妈妈抱着她坐他的船，囡因大了，怀着小女去医院生产，坐的还是他的船。他一直在这条河上。

他在船上究竟待了多久了，村里最老的德馨叔也只能说个大概：“嗯，他的鸬鹚换了五代了！不错，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他长得好，干净，身上没有一滴泥点子，坐在场门口修手表，后来不知道做什么去渡公了……”

树老人的鸬鹚我见过。三十年前我出门读书坐船时，两只鸬鹚蹲在乌篷顶上，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一会儿看水，像无人坐船时的树老人。无人坐船时，水拍着小船，他们一起晃悠着，水里面，三只鸬鹚的影子，像无奈的画。

“树爷，这鸬鹚能活多久？”

桨声迟疑了一下，两排波浪像两条雪亮的麻花辫，拖在船侧。一只鸬鹚箭一般扎入白花花的水中，瞬即叼上一条鱼。它扑腾翅膀飞回原处，再转身如原来一般蹲好，眼瞅着嗓子一阵蠕动，优美的曲线动态地律动着，片刻之间鱼便咽下了。

另一只视而不见，依然呆呆地看着水面。

“十年吧，也有八年的，也有五年的，就像人一样，有长有短，很难说得清。”

“你没给它们带环套吗？”

老人没回答，慢慢摇着橹，橹声吱吱嘎嘎的，与哗哗的水声一起，辽阔了枫河。

“那你养它们做什么呢？”

两只鸬鹚交颈低语，耳鬓厮磨，风吹动着它们灰青的羽毛，它们一起眯起了眼睛。

“一定要有什么用处吗？”

哗哗，哗哗，水花向后，船却向前，流水一直向东。

这么说着，十年过去了，又一个十年过去了。我因事回乡，想走水路。路在荒烟蔓草间，渡口也被蒿菜覆盖了。渡船还在，随波轻漾，不见了树老人，破败的乌篷上，蹲着一只鸬鹚。它不看我，风梳着它的羽毛，它看着枫河，目光茫茫。

公路修得比枫河的水面还要平展，小车可以一直开到门口，就像船一样泊在门前。村里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很多人搬到了城里住，城里的每条道路都是一条小河，方便。树老人守了半年，只有两个人过渡，一个是傻孩子莲生，一个是患了老年痴呆症的德馨爷。他们还活在过去的时光里。树老人就一直替他们守着，直到枫河承包出去，承包人笑眯眯地找到树老人，让他给鸬鹚套上环套，给来玩的游客拍照，表演捉鱼。树老人看了看承包人，带着鸬鹚离开了渡口，据说去了遥远的洞窟。

“那这只鸬鹚呢？”

“谁知道呢？也许是它记得路，自己回来了。”

“那树爷呢？”

“有几个人能活到一百岁？应该是去世了，要不鸬鹚……”

“他有儿女吗？”

“一辈子没结婚呢。听德馨爷说，有个姑娘从姑苏来，怀里抱着两只鸬鹚。后来不知道怎么的，鸬鹚到他手里了，她呢，不知道去了哪里，但是她的表却落在他那里了。他就做了渡公了。”

“是真的？”

“谁知道呢？德馨爷都分不清儿子和孙子了。他的话，只能当故事听了。”

